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五辑



# 爱到极处成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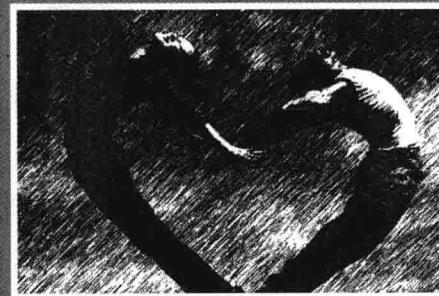
陈志宏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五辑



# 爱到极处成陌生

陈志宏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到极处成陌生 / 陈志宏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75 - 8

I. ①爱… II. ①陈…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0941 号

# **爱到极处成陌生**

陈志宏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龚晴瑜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1075 - 8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5 - 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前 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 目 录

神经病来了	1
苦丫头	4
不仅是一笔钱	6
妈妈牌葡萄	8
五钵饭	10
等你回来	13
癖男传奇	16
春进江南	19
劫持风波	22
穷人的笑脸	24
有事找你	26
出息	28
生死探险	31
苹果雨	33
我是你爸爸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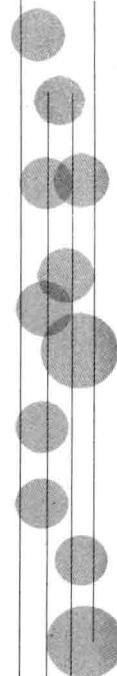
银行卡里的秘密	39
洒落在深秋的爱	41
就让世界少一点恨	43
父亲就是打破神话的那个人	46
爱到极处成陌生	48
妈妈不知道汽车防冻液	50
救命的尼龙绳	53
英雄	55
种妈妈	57
开奔驰的老板与举破碗的乞丐	59
坚硬的灯光	61
威亚王	65
祖母绿	68
微情书	71
你要喝水吗	74
鱼香肉丝	76
瓷笛	78
墙	82
断	85
桥	88
水晶音乐盒	91

你好吗？我很好！	94
我看见了你	96
永不相见的怀念	99
咫尺更比天涯远	102
第三地绝恋	105
身已远，心能近？	109
送伞	112
牵手	115
收藏一湖美景	118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120
最美不过太湖水	122
草莓爱情	126
你打110吧	130
一记耳光的距离	132
小木匠之恋	133
一盆东奔西走的仙人球	135
相爱如仇	136
烟酒癖	137
八面旗帜	139
离开，不是不爱	140
嫁鸡随狗	141

幸福的麻辣汤	143
裸奔	145
别以为我不会私奔	147
第三副碗筷	149
有事，回来	151
葡萄架下	153
爱是一生的学习	155
化身海鸥奔汪洋	157
蓝花花	160
有一种爱叫相互温暖	162
私房钱	164
鬼打的电话	166
天乌乌	170
101 张彩票	173
我最宝贵的	177
秋来不在夏尽处	180
一滴水的坚守	182



## 神经病来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大学时代就结为死党婚后仍常聚在一起的有钱女人，这戏就非同一般了。这天，她们又欢天喜地聚在一起，笑声一波连一波，炸起。

素清说：“看我这衣服，美不美？”另外两个女人看了看，摸了摸，一个很不屑地说：“就那样吧！”另一个冷笑道：“老天，这衣服也能穿你身上？太不配了！再次也不能次到这个程度的呀！”素清说：“这可是在我们小区旁边夜市上掏来的！”一个说：“哈哈，小区夜市！听你这口气，你这地摊货敢情是燕莎买的呢！”另一个说：“老实说，你是不是看上了人家的小伙子啦！”素清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可别小看这，也是五千不卖的呢！”她们俩笑岔了气，异口同声地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呀！”素清很严肃地说：“你们怎么知道的呀？他们都是这么叫我的，哈哈！”

夜市练摊，玉琼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初她摸不开情面，叫卖了几次后慢慢也就适应了。

那天，玉琼赶去医院，她爱人帮着看摊。等她从医院回来，老公抑制不住兴奋，对她说：“今晚可不得了，居然挣到了五千多块。”一打听，才知道遇到一怪人。

有个贵妇人来到摊前，相中了一款全棉外套，问了价，她老公说：“低于五十不卖！”他心想，这样的贵妇人也就是来寻开心，不可能买走这么一件上不了台面，没有档次的衣服。

孰料，那贵妇人说：“五千不卖！”



他强调了一遍：“不不不，五十不卖！”

贵妇人微微仰头，笑着说：“我要你说——五千不卖！”

他没办法，只好听她的，说：“五千不卖！”

贵妇人丢下五千元，拿起衣服走了。

玉琼觉得这事太不可思议了，缓了好半天，声音突然提高八度，质问道：“老实说，那个女人是不是你的老相好？”

她老公说：“人家又年轻又漂亮，我哪有那么好的命？再说我有那么有钱的老相好，咱们孩子的病就不会拖这么久！她那人呀，就是一神经病。旁边摊子上的人都这么说！”

玉琼守摊。

旁边的摊主冲她低声叫喊：“玉琼啊，你来大生意啦，那神经病又来了！”

老远看见一个气质高雅的贵妇人，牵着一头可爱的小狗，款款而来。近了，才发现，她身上穿的，正是自己摊子上买的假冒但不伪劣的棉外套。这衣穿在打工妹身上，合身得体，但令人惊奇的是，落在她身上不但不减高雅气质，还衬出一丝素净淡雅来。

贵妇人到摊前，问一件裙子。玉琼说：“八十。”贵妇人说：“我要你说八千。”玉琼本不想挣这样的昧心钱，但最终还是收了她的钱。

于是，八十的衣卖到了八千的价。

玉琼的儿子飞龙出院后，来到夜市，陪妈妈一起练摊。

远远地，那人又来了。旁边的摊主压抑着兴奋，不怀好意地叫喊：“神经病又来了！”

话音刚落，飞龙像蛟龙出海一般，腾地冲了过去，将旁边的摊主推倒，小小的拳头，雨点似的密集地打向那个可怜的倒霉蛋。他带着一种哭腔吼道：“我不准你骂她神经病！”摊主火了，大骂：“小兔崽子，你敢这样打老娘？”手一挥，打得他满脸满嘴是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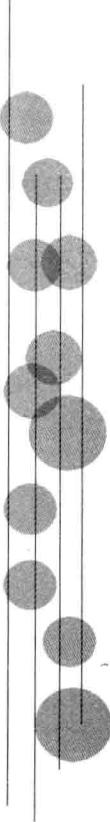
贵妇人走了过来，一把抱紧飞龙，责怪道：“你是学生，要学会文明礼貌，怎么能和人打架呢！”飞龙说：“素清阿姨，我不准他们骂你！”



素清的两个死党跟在后面，感动得直抹眼泪。

一个说：“好感人啊！这就是你儿子的同学吧，快让阿姨抱抱。”

另一个说：“我们都错怪你了。不是你神经，是我们的心麻木了，冷漠了。”





从前，有个穷苦人家，吃烂草叶，穿百家衣，住破茅屋，一个六岁的女儿，面如土色，瘦骨嶙峋，头发蓬乱，像个叫花子。她没有名字，家人都管她叫苦丫头。

这年冬天，家里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了。爸爸妈妈实在没有办法，逼迫无奈，将苦丫头卖给有钱人家做丫环。

苦丫头被卖到王府，给九岁少爷王荣做丫环。王荣总喜欢逗她玩，拿她开涮。这天，望着漫天冰雪，王荣要求苦丫头去冰封的河里捞鱼。苦丫头看着漫天飞雪，不知所措，但她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听从少爷的吩咐。她双手冻得通红，一手提一只大木桶，一手抓一根敲冰棍，踩着厚厚的冰雪，咯吱咯吱，朝河边走去。

到了河边，苦丫头举起木棍，使劲地敲打冰面，冰厚力小，能奈冰面若何呀？敲了许久，苦丫头累坏了，晕了过去，扑通一声倒在冰上。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醒了过来，惊喜地发现，满满一桶鱼，欢蹦乱跳，有好几只都跑到桶外来了。

苦丫头欣喜若狂，提起一桶鱼，回去了。王荣少爷好生奇怪，冰封河塘，她这么小怎么可能一下子捕获这么多鱼呢？没有难倒苦丫头，他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没过几天，王荣少爷想出更狠的招，来要弄她。他指使苦丫头三天之内，去外面找个金元宝回来。若是找不到，不给饭吃，还要打断她的腿。苦丫头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一大早拿了根打狗棍，就出去找金元宝去了。可是，哪来的金元宝呢？一连找了二天，她一无所获。第三天，苦丫头照例又出去找了，走啊走啊，终于累趴下了。这一回，她可不敢昏睡过去。她一定要知道到底是哪个神仙姐姐在帮她。上次，如果不是



神仙姐姐帮忙，不可能在大冬天，弄到那么多活鱼。

苦丫头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但眼睛睁得溜圆，用心察看周围的异象。等了一会，只见万道金光从天上直射下来，从金光里显现一位白衣胜雪的神仙姐姐，她一手托着一个漂亮的水瓶，一手捏着一根碧绿的橄榄枝。她将橄榄枝在瓶子里蘸了一下，再轻轻一甩，一颗水珠落在了地上，不一会，就变成了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元宝。苦丫头赶紧爬起来，跪在地上，向神仙姐姐磕头致谢。可当苦丫头抬头起身后，天上除了蓝天白云，一无所有。

当王荣少爷从苦丫头手上接过金元宝，惊喜连连，惊问：“这是从哪里来的？”苦丫头说：“地上捡的。”王荣便缠着她带他去，再捡几个回来。可是，苦丫头领王荣少爷来到捡金元宝的地方，除了尘土，什么也没有。发觉被骗的王荣少爷便将苦丫头暴打了一顿。苦丫头没有办法，只好将遇见仙女姐姐的事告诉了他。王荣大喜过望，强迫苦丫头天黑之前，得要来一座豪华的宫殿。

苦丫头像前两次一样，漫无目的地走着，祈盼神仙姐姐能帮她实现这个愿望，要不然，又要挨打了。这一回，王荣少爷尾随其后，要亲眼看看神仙姐姐的模样。

夕阳西下，苦丫头走到一处荒草地，坐下来歇息，这时万道金光里神仙姐姐又出来了，手执橄榄枝，洒出一滴水珠来，水滴落地，一座豪华的宫殿便耸立在眼前。王荣少爷走进宫殿，苦丫头也想跟进去，却被他无情地拒之门外。

天黑了，苦丫头无处可去，伤心地哭了，一个人茫然地在荒野里行走。不知过了多久，她看见温暖的灯光，是从一户人家的窗口透射出来的。这是一座别致的砖瓦小楼，门前挂满了红艳艳的干辣椒和黄澄澄的玉米棒。

苦丫头又饥又渴，疾步向前走去，想讨碗水喝，只见爸爸妈妈打开门来，笑眯眯地迎了出来。苦丫头扑进妈妈的怀里，大哭起来：“妈妈！爸爸！”妈妈说：“你终于回来了！”和苦丫头抱头痛哭。爸爸说：“从此以后，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要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那一晚，苦丫头睡在自己的家里，进入了幸福的梦乡。



## 不仅是一笔钱

最初的最初，他利用一切时间，捡垃圾。套一句经典的话说：他不在捡垃圾，就在去捡垃圾的路上。只是捡垃圾收入太少了。

家人不允许他收入太少了。这是怎样一个贪婪的家庭呢？如果你真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一点也不贪婪，只想维持基本的生存，或者说，只想活下去。在乡下的老家，他有一个患尿毒症的老婆，治了几年，掏空家底是小事，所有的亲友都被他借遍了，大家都没有富余能力帮他们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小儿子视力不好，去医院检查眼睛，医生下了最后通牒。

作为丈夫和父亲，他独自撑起这个多难家庭的一片天。他想，老婆血透可以不做，甚至朝最坏处打算，她可以带着对人间的不舍和对人世的留恋，去到另一个世界。但儿子不可以没有健全的一双眼睛，他今后的路还长着呢，没有眼睛怎么行。

儿子的眼睛，他得干一大票才行。选了一个他熟悉的地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处。那个地方，他为了给老婆报销一点微不足道的费用，去过很多遍了。他知道，有能力垫资看大病，来此报销，都能领到一笔可观的巨款。

他佯装要报销费用，踩点好几次。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年轻妇女从报销处取回三万多块钱，刚想放进包里，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闪夺，将包里的钱收归已有，迅速逃离。

这笔钱真是及时雨啊。

他先到了几个催得急的亲友家，把借款还掉。然后，带上老婆和儿子去医院。老婆做了一次血透，精神和气色好了不少。儿子的各项检查



都做完了，正待第二天动手术。

不早不晚，不尴不尬，警察来了。一副手铐将他牢牢铐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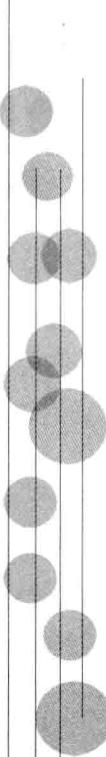
法院的判决书很快下来，原本要判3至10年的他，被判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款2000元。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审判他的法官亲手给了他5000元捐款。法官说：“法律是无情的，你触犯了法律理应受到处罚，但你的家人还等着你去帮助。这是我们全院法官的捐款，请你收下。”被他抢夺的受害者也走了过来，给他塞了300块钱。

他再一次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响头。他从小就被父母教导，男子汉大丈夫膝下有黄金，切莫下跪。但他觉得不跪无以表达此心。他的事，很快上了电视，震撼一座城。陌生市民来慰问，捐款纷至沓来。一笔一笔，不仅仅是钱，更是这个社会的良心，这人间一片片的爱。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老婆居然做了肾移植手术，儿子重见天日，永无失明之虞。

最后的最后， he除了上工，还一如既往地捡垃圾，尽管手里还有一大笔钱，但多余的一分也没留，全转捐给了慈善总会。

他歇不了手的，做事做惯了，劳碌命呢。





## 妈妈牌葡萄

出差到一个小城。

这里的人看上去纯朴如一朵未开放的花蕾，笑容里有阳光般的馨香之味。人们见面，热情地打招呼，仿佛个个都是亲人似的。久居大都市，习惯了人情冷漠，初来乍到，很不适应。

中午，怀着某种未知的向往和期待，我走进了一家看上去还蛮干净的餐馆。服务员颇具田野化，清纯天然去雕饰。没有迎宾。没有花里胡哨的“你好，请进”。

落座后，一年轻的服务员过来，递上一张菜单。奇怪的是，每一种菜品都没有标注价格。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店？看店堂拙朴的装潢，服务员的清纯模样……怎么也不能将之与所谓的黑店扯到一起。

我随意点了一荤一素一汤，外加两瓶啤酒。啤酒出产自我所生活的大都市。偌大的大厅，我一人独坐，孤零零的，甚是落寞。来客倒是不少，个个都奔包厢而去。

吃完了，结账单送来，刚刚进店时的那种黑店的预感，终于得到了现实印证。两菜一汤两瓶啤酒，居然要出了天价。

我说：“我第一次来，能不能给打个折？”

服务员说：“不好意思，老板不让打折。我知道，你是第一次，坐在大厅的都是第一次。”

我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吼道：“你们是不是故意专门宰新客？叫你们老板来。”

服务员就哭了，很伤心地哭。半晌，她解释道：“要是去叫老板来，明天我就不可能来上班了。”